

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：

纪念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均

刚刚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，无疑和以前的很多届一样，在宣示这一“最高”文学荣誉的同时，也立即陷入一团争议之中。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(更多的人称呼她为记者)，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真的配得上这个地球上奖金最多也最受瞩目的文学奖么？

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？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阿列克谢耶维奇可以说是最为陌生的外国作家之一(另一位最熟悉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却年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里陪跑)，尽管她的主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到中国，——她写了六本，中译本出版了四本，但每本都谈不上畅销，销量不超过一万册，也较少有人关注。毕竟，她所写的乃是关于前苏联的事情，二战中的苏联女性、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……最新的作品《二手时代》也是写苏联的终结。而且是纪实文学，既不属于在中国曾影响一时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经典文学，也和目前中国人关心的现实似乎也没多大关系。在中国社会流行的非虚构文学里，受欢迎的是美国人何伟的《江城》、《寻路中国》及《甲骨文》，还有梁鸿的梁庄系列，也即，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的非虚构作品。

那么，阿列克谢耶维奇是谁呢？我们已经知晓关于她的零星资讯，比如她的年龄(她出生于1948年)，她的国度(父亲是白俄罗斯人，母亲是乌克兰人，她住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。她们都曾是前苏联的公民)，她的作品和行动(非虚构文学，遭禁，解禁又畅销，流亡……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云：“她的复调式书写，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)，还有她的样子(无处不在的新闻里的照片。诗人王家新回忆到“她的房间里，满地是空伏特加酒瓶，/她的眼中，跳动着小火苗。/她卷曲的黄头发，也有一种烧焦的味道。”)这些都可以拼贴出这位诺奖新得主的文学肖像，但是她又何以获得诺奖呢？

批评者多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与当前的国际政治有关，譬如热点地区乌克兰与俄罗斯。事实上，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与上述地区有着密不可分且互相缠绕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更是前苏联文学遗产的继承者，同时，她的获奖与被世界瞩目，也正是意味着前苏联的真正终结。在前苏联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，大多数是流亡者与持异议者，如蒲宁、帕斯捷尔纳克、索尔仁尼琴、布罗茨基，亦有前苏联主流文学的代表，如肖洛霍夫。总

体而言，前苏联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恩怨，也基本上代表了前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在不同年代的关系与变化。而在前苏联结束之后，基本上也就没有俄语作家再获此誉。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生活成长于前苏联时代的作家，所书写的对象也是围绕着前苏联，包括前苏联的苦难、罪恶与终结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她通过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前苏联的形象，而这个形象将可能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凝固在世界史上，而成为前苏联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形象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造性

在古希腊的悲剧中，人们赞颂英雄的事迹，描写英雄的命运和毁灭，并把它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。对于古希腊世界来说，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就是书写着真实的历史，给城邦的公民以教益。譬如奥德修斯在归途中杀死了独目巨人，但在古希腊人的世界地理里，世界上真的存在着独目巨人，就在色雷斯的北边，就生活着独目族。同样，中国的《山海经》，在先民眼中，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。如同维科所说：原始社会的人往往分不清幻想与现实，会将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情和几秒前发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文学的源头，实际上都是非虚构写作。但是，在之后文学的历史中，虚构文学成为主流，文学性成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。此处不详述。

在世界范围内，非虚构写作的重新兴起和获得重视，还是一段不算长的历史。而在中国，近几年来，非虚构写作渐渐取代以往类似于纪实文学之类的称呼，并开始渐渐流行。尽管如此，人们往往把非虚构写作当作次一级的文类，如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、传记、口述史等，即使也会产生杰作，但仍然无法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主要文类(“缪斯女神桂冠上的明珠”)相提并论。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中，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已成为夺奖大热门，但人们还是认为，除非诺奖委员会不选择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家，才会轮到她。而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。但是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真的不具备文学性么？或者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她的非虚构写作具有多少文学性？而这正是人们在争议她是否应获得诺奖时最容易忽略的问题。譬如翻译她书写苏联侵入阿富汗的十年战争的《锌皮娃娃兵》的译者、著名翻译家高莽就如此介绍这部作品：

《锌皮娃娃兵》采访的是经历这场战争不同的人，有战场上的医生、护



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

士，也有在战争中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和妻子，也有幸存者。作家们卸下了很多昔日英雄的光环，比如她会写道有些娃娃兵为了排遣恐惧，就吸毒麻醉自己后疯狂杀人。

她揭示了苏联部队的内幕，官兵上下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的令人发指的行径。

诸如此类的描述，实际上只是揭示出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作的题材的重要性，也即诺奖授奖词所说“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”。按照这样一种说法，哪一位过得去的作家都不是在直面“我们时代的苦难”呢？而出入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、灾难的记录者又委实太多。事实上，当人们在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时，往往是颤栗或感动于她隐藏在事件与人物背后的书写。譬如她在描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，一位妻子探访因不知情而遭受辐射死去的消防员丈夫的情景：

在医院的最后两天——我抬起他的手臂，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，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。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，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。我用绷带着手，伸进他的嘴里，拿出那些东西。我没办法讲这些事，没办法用文字描写。觉得好难熬。都是我的回忆，我的爱。

这些描写，肯定也是经过文学加工的叙述，其实可以置身于优秀的小说和诗歌之中，成为令人难忘的片段。这或许只是精心的细节描写，而以整篇而言，她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，前苏联社会的状态与景象、普

通人的遭遇与心理，以及诸多议论与批评，虽然都是通过口述访问的形式呈现出来，但仍然能够看到作者本身的用意与结构能力。换言之，她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，重现了俄罗斯文学中对于苦难与人性的关注。如同博尔赫斯利用侦探小说的文类，来书写他的幻想与玄学。她以非虚构写作这一形式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融合，而使非虚构写作获得了新的深度。

诺奖的选择与可能性

诺贝尔文学奖是大作家或经典作家的鉴定书和收藏证么？越来越多的人会回答：恐怕不是。因为，在百年来的世界文学史上，曾获得诺奖的大作家屈指可数。时人分析说，这正是因为真正富于创造、源头性的大作家，因与当时的文学潮流相悖，往往不被认识。只有在数十年后，他们的影响才开始显现，而此时他们或已谢世，已无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处于潮流中的作家，通过继承及发扬此传统，往往能产生较大的影响，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关注。而且，诺贝尔文学奖更为人们诟病的则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。譬如，非虚构文学这一文类上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丘吉尔，那是在1953年，而那一次，纯粹就是一次政治奖。

说到底，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，也被当作最高文学奖。但评选出来的并不都是文学大师，或者说绝大多数其实算不上大师。但国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崇拜和热衷，自民国以来，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虽久经批评，仍然不改其衷。这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过于急切相关。记得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，一位学者马上将他正在组织编写的当代文学史里关于“八十年代先锋派文学”部分的标题改成“莫言及其他先锋派作家”。

或许，我们还是去阅读这位诺奖新得主的作品最为靠谱，她在自述中说道：“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，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，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、眼睛如何看待生命。”“我不只是记录事件和事实的枯燥历史，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。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，所理解的，所记忆的。他们相信和不信的，他们经历的幻觉、希望和恐惧。”这些都是文学中最可自豪的抱负和最优良的品质。

此外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们不妨笑看诺贝尔文学奖，当作是一年一度秋天的诺奖押宝游戏。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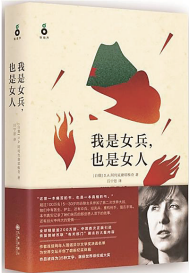
相关链接

阿列克谢耶维奇
两部作品
10月中国上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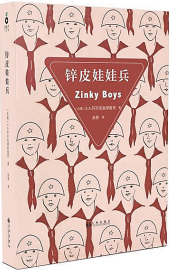
关注社会的黑暗面，关注大灾难里小人物的命运，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所有著作中不变的主题。她质疑宏大叙事，质疑那些规整的历史，她认为，只有小人物自己的声音，才能让我们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相。

她的代表作品有《车诺比的悲鸣》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：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》《锌皮娃娃兵》《战争的非女性面孔》《最后一个证人》等，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，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、阿富汗战争、苏联解体、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。她的作品已在19个国家出版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曾随俄罗斯代表团访问中国，近年她的不少作品在国内出版。2012年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她的《切尔诺贝利的回忆：核灾难口述史》。本月，她的两部作品《我是女兵，也是女人》和《我还是想你，妈妈》都是“你未曾听过的‘二战’亲历者的故事”系列，均首次在国内引进推出。



《我是女兵，也是女人》：超过100万名15—30岁的苏联女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本书真实记录了她们亲历的那些感人泪下的故事，还有战火中伟大的爱情……



《锌皮娃娃兵》：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作，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、士兵、护士、妻子情人、父母、孩子的回忆，最真实地还原战争现场，用细节记录枪林弹雨里的血腥与残酷，堪称20世纪文学经典作品。



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关于死亡还是爱情》：本书记录了人类史上最浩大的科技悲剧：1986年4月26日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爆炸。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。